

菜名系列

天 使 多 情

于晴 著

天使多情

于晴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风雨无阻系列

天使多情

于晴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部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

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刊号: ISBN7 - 5312 - 0692 - 7

定价: 9.80 元

第一章

邵雪茵人生中过得最快乐的时期，要算是一般人最饱受升学压力、痛苦不堪的高中生活。

她向来是个中规中矩的学生，和同学交往，除偶尔斗斗嘴之外，几乎激不起什么浪花。她是家里的独生女，却没有得到掌上明珠该有的宠溺，从小父母便已离异，母亲远赴东洋，避居娘家；父亲则卖光了祖产，说是要到美国打天下，结果一去十年，天下有没有被他“打”去不知道，竟是经年累月没回来探望过邵雪茵。

可怜的地，才五岁就被送到宜兰乡下叔叔家，由奶奶和姑姑们抚养长大。

雪茵的婶婶虽然是家庭主妇，却是家中的总司令。她叔叔堂堂一名国中训导主任，在学校威风八面的一条龙，下班后却是乱没出息的一条虫。

幸亏有奶奶、姑姑护着，她婶婶才没敢明目张胆的排挤她。

邵雪茵一上高中，就被那两道浓眉下，带着天生忧郁气质的季仲桓所吸引，但她很清楚，喜欢他的女生不只她一个，所以她不敢贸然行动。她只是默默地当他的朋友，当他笔记忘了抄，功课忘了写的时候，为他捉刀，替他护航。

每天早上她总是怀着无限喜悦上学去，又得小心翼翼隐藏自己的兴奋，避免被那群爱捕风捉影，又爱嚼舌根的堂姐妹们发现。

季仲桓在篮球场上奔驰的身影，一直是她脑海中最鲜明的影像。当然，她追逐的不只是他球场上的雄风，还有偶然出现在学校角落的他和别班女生打情讪笑的模样。

她表面上总是装作若无其事，心里却刀割似的狠狠滴着鲜血。要不是那天季仲桓病了，老师吩咐住在他家附近的她帮忙把作业带回去给他，他俩恐怕永远处在两条平行线上。

记忆中，那是个浩暑的夏末，耀眼得近乎严酷的阳光全被一袭碎花帘子摒在门外，房里的他课本罩在脸上，发出均匀的鼾声，和窗外尤加利树上此起彼落的知了声，滑稽地相应和。

她好气又好笑地掀开他的书本，没立即唤醒他，只

是静静端详着他喂了过多骄阳的黝黑肌肤，和浓眉里细细的汗渍，挺直的鼻子，棱线优美的薄唇。

曾有人说过，浓眉的人多情，薄唇的人则寡义，这是颇矛盾的形容词，他究竟是属哪一种呢？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季仲桓微微张开眼睛，身子仍懒懒瘫在床上。

“季妈妈让我进来的，老师要我帮你把……”她腼腆地，将身子往后挪了挪。

“烦。”他强壮的臂膀从她背后横扫而过，摔不及防地揽上她的腰。“陪我睡一会儿。”

“不可以。”雪茵的心脏险险停掉。他怎么可以当她是个随便的女人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的嗓音犹带着睡意，支起臂膀，强将她压在身体下，逼令她动弹不得。

“万一让人撞见——”

“我喜欢你。”他惺忪的眼神笼上一层薄薄的烟雾，教人看不清他的真正意图。

雪茵心弦悸动了下。她等了这么久，等的不正是这样既简单又明了的回应吗？

“不，你喜欢的是邱淑贞、杨秀琼，还有吴媚琳。”好多次，她亲眼目睹他和她们其中之一亲昵地合

吃一串糖葫芦以及棉花糖。

班上的男同学总语带暧昧地说他们的关系“亲密得你难以想像”。

“拜托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行不行？”季仲桓一逗地笑得流里流气。“我跟她们的交情纯属‘哥儿们’，不信你可以去问。”

问谁？她跟杨秀琼她们又不同班，平时也不往来。这种话更不好拿着到处问人，尤其是那些臭男生。

“总之……你喜欢的不是我。”充其量她仅是一只有待蜕变的小天鹅（如果蜕变的过程不出意外的话）。

土气的黑框眼镜、古板不思改变的齐耳发型、老旧宽松，穿了好几年又一年的堂姐留给她的学生制服，以及丁点都不帅气的古董皮鞋，她浑身上下的装扮，显得只能用一个“唉”字加以形容。

唯一可取的是她白晳光滑的皮肤，和蒙蒙柔柔的五官，总能予人非常舒服的感觉。

“是你，我喜欢的就是你。”他摘掉她的老土眼镜，迅速用湿润的薄唇堵住她的口，舌尖趁隙窜进她的舌民，缠住她的……

在慌乱与恐惧中，雪茵仓皇挣开他的双手，将已经被他拉出牛仔褲的T恤胡乱塞了回去。

“我，我回去了。”

“不行。”对季仲桓而言，他的需索就是最高统帅，除此之外，不允许任何人违拗，更休想用任何教条约束他。

“我奶奶会等我吃饭的。”她呆立床畔，脑袋的至部分非常不合时宜地浮现婶婶轻蔑鄙夷的嘴脸。不行，她绝对不可以做出对不起奶奶，让婶婶当笑柄，成天没事就端出来讥刺一番的傻事。

“去，把门关上。”季仲桓霸道地命令她，完全无视于她处境的尴尬。

雪茵凄婉一笑，乖顺地走向门边，低声道：“再见。”然后大步走向房外，顺手关上木门。

S

S

S

那日过后，季仲桓每回在校园遇见雪茵，便故意漠视她的存在，有时候还可恶地在她回家的路上，和另一个女孩热情拥吻。在雪茵纯朴无澜的成长过程中，这样的一幕无疑是种惊心动魄的体验。

他们捉迷藏似的，若有还无的情愫，直到三年级下学期才有了较明朗的发展。

“喂！上车吧！”季仲桓昂着头、眯着眼，暮春的

天生一对

和风把他的头发梳栉至后脑勺，露出宽广亮滑的漂亮额头。

那是一辆艳红的野狼一二五，在太阳照映下，燃出火一般的灼热，毫不留情地烫伤了雪茵的眸。

距离联考只剩下六十几天，婶婶明白地告诫她，假使考不上大学就不必念了。上一次段考，她居然考到第三十六名，而全班只有四十六人，天呐！这一惊令她足足有五天不念到凌晨不敢上床睡觉。

“不……”她吞吞吐吐地强迫自己心口不一地拒绝。

“你敢再说个不字试试看。”季仲桓深邃的眼像着火似的，发出强烈的炽焰。

他身上有股奇妙的气息，很能获得女性的好感。

雪茵咬咬唇，不争气地跨上后座。

他自己的无肩T恤和牛仔短裤，非常性格地包裹住他壮硕结实的胴体。

雪茵羞赧地往后边移了下，他立刻强悍地抓住她的小手，往腰际一带。“抱紧，否则摔出去可不关我的事。”

风驰电掣之中，他不时往后照镜上，偷瞄她随风乱舞的直发，细致雪白的五官、脸颊，晶晶亮亮的水眸。

在每个红灯暂停的当口，他若有意似无意地紧急煞车，让雪茵的身躯不由自主挤向他的背、环紧他的腰，以寻求刺激的快感。

雪茵随着了无目的的飘乘，一路胡思乱想，想像他不绝于耳的风流艳史，自己丑小鸭难以变天鹅的窘况，想像万一有天被他抛弃的惨状……

“到了。”季仲桓的声音阻止她无谓的自艾自怜。

原来他们到了海边的堤防上。他从车箱里取出渔竿，一节一节接上。

“你经常钓鱼？”雪茵好奇地问。

“小时候跟我爸常去海钓，后来他续弦取了我弟弟他妈，我就再也沒来钓过鱼了。今天例外。”他睨了一眼雪茵，唇畔的笑冷凝得没半点温度。

从同学口中隐约得知，他非常不能谅解他父亲又娶了别的女人。也许是大怀念已经逝世的母亲，使得他和后母相处得并不愉快。

他从不喊她阿姨，更遑论妈妈。向别人介绍她时，就说“我弟弟他妈”，他弟弟今年才五岁，跟他小时候几乎长得一模一样。不知是不是这个缘故，他和弟弟却能开开心心地玩在一起。

雪茵没问他今天为什么要例外，只静静地坐在一

旁，看他系勾、上饵、抛线向一片蔚蓝。

“你呢？第一次到海边来？”他指着左手边，有一片浓荫遮住的地方，示意雪茵坐过去。

“唔。没人有时间带我来这种地方。”她的妈妈不知去向，爸爸则远在天边，姑姑和叔叔成天忙得团团转，奶奶已经很老了，连到街上买东西都要人陪，谁能陪她到海边钓鱼？

“可怜虫一个。”季仲桓的语气没有丝毫同情的意味。“暖，握紧。”

把鱼竿交给雪茵后，他兀自走向长堤尽头，边走边吹着口哨，将一粒粒小石块踢得四处纷飞。

雪茵望着他的背影，突然绮思幻想自己与他私奔至天涯海角，让全世界的人再也找不到她……想像自己拥有完美的爱情，寻到最可靠温馨的港口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徜徉、大笑，甚至哭泣……

然后，她惊觉他的影子不知何时消失了，一如她不着边际的幻想般，令她惨然苦笑。迟早有一天，他会离她而去的，就像此时此刻一样，消逝得教她措手不及。

雪茵甩甩头，暗嘲自己大傻。

“谁？”她低呼一声。

两只孔武有力的手，从背后环腰搂住她，粗大的掌

仿佛泥鳅游过地尚未发育完全的羞涩乳房。

雪茵从洁净的肥皂味和汗湿的原始气息，明白这个鲁男子百分之百是季仲桓。这世上除了他之外，没有第二个男人敢如此待她。

“你是我的。”季仲桓殷切地低语。

“你弄错了，我不是。”即使在最缠绵的一刻，雪茵也没有因此丧失清晰的理智。

“什么意思？你敢说你不喜欢我？”虽然有些愠怒，不老实的双手更大胆地轻抚过她的肚脐眼，激动地左右徘徊。

“喜欢你就该是你的人吗？”雪茵不想让他大得意，两年多来，她受的折磨已经够多了。

他从不珍惜她的感情，她也不该笨得一再付出。现在或许只有一点心痛，一点难以言喻的惆怅；可以后呢？她无法想像他翻脸无情的样子，真要有那么一天，她铁定会难过得想自杀。

“转过来。”他粗鲁地扳过雪茵的身子，害她差点弄丢了手中的渔竿。“我是不是第一个亲你的人？”

这算什么问题？他根本没权利问。可，老实的雪茵还是坦白地点点头。

这就对啦，女人的初吻和初夜星样的，都该奉献

给自己的丈夫。”他说得振振有辞，宛如宣布主权似的。

“真要这样，你会犯了重婚罪的。”他吻过的女生，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吧！

“只娶你一个怎么会犯重婚罪？”觉得和她理论逞口舌之快简直浪费时间，季仲桓决定用最快速有效的方法，逼她俯首称“妾”。

趁雪茵不留神，诡诈的唇已含住她的小嘴，一路舐吮向她高挺俏丽的鼻子，仿如石膏般细致洁白的两颊、颈项，微贵的酥胸……

雪茵在他怀里，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看他一脸陶醉，恨恨地把泪水吞回肚子里，脑中充塞的是激越、愤怒、忧伤和无力自拔的矛盾。

他热情的拥吻将她奄奄一息的心整个唤醒了，比春雨的滋润更能抚慰她长年干涸的灵魂。但，他的深情绸缪并不止对她一个人，他们的恋情注定了要像火柴棒的光芒一样瞬间即逝。

“你一言不发，是默认了愿意当我的妻，还是敢怒不敢言？”他的爱是要靠行动验证的；不容丁点迟疑。

雪茵的态度隐晦不明，让他摸不着头绪，心中大是不快。女人的头壳里不知都装了些什么？不理她的时候

不开心，认真表明心意了，她也不见得欣然接受。

在季仲桓眼里，雪茵虽非绝色美女，身材也不够婀娜曼妙；但她很纯、很真，是他喜欢的女生当中，最符合贤妻良母典型的。

自他母亲过世——不，是离家出走，“死”这个字眼，是他爸爸拿来安慰他并留住颜面用的。事实的真相始终未被揭穿，全该归功于他那个律师叔叔的神通广大，在他妈妈和别的男人私奔后不到一星期，即火速找到她，并要求她立下离婚协议书，斩清与他爸爸和他之间的任何关系。

他妈妈的不贞，带给他莫大的震撼，深深伤害了他当时仍属幼小的心灵。

季仲桓很聪明，机智反应都高人一等，高中成绩却总只能维持在中等以上，原因在于他对什么都不热忱，无论打球、学画、交女朋友……他总是三分钟热度一过，就拍拍屁股走人，不管别人怎样哀求，老师如何劝导，均休想叫他回头。

这样的行为和他国中时候简直大相径庭，没有人知道，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？这是哪里出了差错？

“我……我们回去好吗？”他肆无忌惮的抚触，令她觉得像个廉价商品，可以任人予取予求。

即使出来兜风也比待在那个阴风飕飕的家要好多了，不晓得怎么搞的，天气越好，她奶奶和婶婶吵得越火爆，十几年如一日，也不嫌累。可，她还是想回去，至少躲进房里，她又可以自由自在的哭、笑，不必担心他下一步会夺去她清白的身子。

“你怕我？”他突然放下手边的“工作”，认真专注地盯着她。“怕我玷污你的清白？”

雪茵咬着下唇，不敢正面回应。

真是鸵鸟？

“放心。”他邪恶地牵起嘴角。“你是我想娶的人，我会留到洞房花烛夜那一天再要你。”

“那别人呢？”那些你只想玩玩，不愿负责的女人呢？

“别人就难说喽！”

他说得十分轻松，雪茵却听得相当沉重。

季仲桓不会懂得她刻意保持沉默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耐力，在她难得的笑声中也常有不意察觉的忧伤，她是那么那么的在意他，而他……

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尽管身体紧紧相拥，他们的心亦永远合不成一个圆。不能知心，焉能相爱？

“像你这样的男人……我不会嫁给你的。”她声音

细如蚋蚊，低低自喃，单纯只为加强信念，提醒自己——他，不值得爱。

雪茵机械地站起来，低垂着螻首，朝来的路上，缓缓迈开脚步。

“喂，你去哪？”

季仲桓在后面大吼，她恍若未闻，只顾着往前走。午后斜阳，将她瘦削的身影拉得好长，两边衣袂随风翩然摆荡，望上去犹似初初贬落人间的仙子，予人一种强烈的魅惑。

“把话说清楚再走。”季仲桓一个箭步挡在她面前，蛮横地擒住她的双肩。有什么好说的？雪茵空洞的明眸里盛载着无尽的荒芜。她已经悄悄地为自己悲哀的恋情判了死刑。

“我不想当你的妻，所以你也不必继续浪费时间。”她鼓足勇气，说出她生平最长串的一句话。

“这是你的肺腑之言？”他神情有些微动，浓里的眉阴鸷地全攒成一团。

雪茵倒抽一巨况气，将脸别向一旁，藉以躲避他咄咄逼人的厉眸。

“是的。”她别无选择的，不是吗？但凡脑袋还算清楚的女孩，都不会笨到去和一个花心大萝卜许下终身

天 生 一 对

雨无阻碍系列

的承诺。

情爱尚未冲昏她的头，在理智犹澄澈清明的时候，她必须快刀斩乱麻，留给自己一条得以回头的路。

“你会后悔的。”他以一种孤傲冷绝的目光俯视荏弱、古板、毫不起眼的雪茵。

那天他将她载回小镇时，路上两人不曾再交谈任何话，似乎一切的一切就将到此为止，彼此、心里都有着浓浓的愁绪与不舍，却谁也不愿意先开口打破僵局。

“再见。”雪茵跳下机车后座，礼貌地与他道别。

他动也不动，紧抿的双唇像含了一大口炸药，冒出呛人的火药味。

可恶透顶的女人，她竟敢拒绝当他的新娘！

“但是你爱我，对不对？”咆哮的嗓音里带着伤痛的凄厉。为什么？

雪茵怔愣驻足，虽不曾转身，却相当肯定地点了个头，接着快步跑向通往叔叔家的小径。

“那你——笨女人！”他该追上去，对她表明心迹才对。

算了，往后有的时间，只要她是真心的，季仲桓有十足把握，要她乖乖的陪他进礼堂，发誓一辈子守候着他，当他温柔可爱的妻。